

## 父亲的年

文 | 王五民

我十岁左右的时候,父亲应是我现在这个年龄——四十五岁。四十五岁应该算是中年人。那时我已经知道过年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可以穿新衣服,吃饺子吃肉放鞭炮。所以早早就扳着指头,算着日子,希望新年这一天的到来。

到了腊月二十四,父亲的学校放假了,我站在村口等着父亲,望眼欲穿地等着过年给我们买下的鞭炮以及新年的衣服。父亲终于骑着自行车渐入我的视线,我们弟兄三个迫不及待地叫喊着,父亲下了自行车,摸着老三的脑袋,我望着父亲自行车后空荡荡的车后架,一股失落的感觉油然而生。也不敢多问什么,我们父子四人回到了家里。那时候,奶奶当家,父亲的工资悉数交给奶奶,由奶奶支配父亲仅仅四十块钱的工资。我们弟兄五个,大哥计划正月里结婚,对于我一个十岁的孩子,根本就不懂得大哥结婚是要花去父亲五年不吃不喝工资的总和,只想着过年这一天穿上新衣服和小朋友们一起去放鞭炮。所以就悄悄地问母亲我过年的新衣服给买好了没有。也许对于母亲来说,过年穿不穿新衣服都是无所谓的事情,的确我发现从我记事起,从没见过父亲母亲过年换过新衣服,因此母亲也就毫不避讳地对我说今年要给大哥娶媳妇借了好几百块钱的外债,没钱给我们准备新衣服。当时我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赌气一个人跑到村外的打谷场里靠坐在麦秸垛边任凭寒风吹着我脸上

的泪滴。直到四哥找到我,并被揍了一顿,最后还得一人捆了一捆麦秸秆背着回家烧火做饭用。

父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从父亲回来这一天,邻居们就拿着红纸让父亲为他们写春联,再加上大哥正月里准备结婚,所以家里邻居就不曾间断过。父亲写春联,我帮父亲倒墨汁,压红纸,写完后还得平拿着放到地上等着干透。爷爷则抽着烟和男邻居们聊大哥结婚的事情,有时来的是女邻居,则和奶奶聊过年准备得怎样了,娃们的衣服买好了没有,每当我听到这里,心里酸酸的。奶奶则随声附和好了好了。父亲则赶快让我接过她们的红纸,迅速裁开,哗哗哗给她们写好春联或是打发我把写好的春联给谁家送去。

年前父亲就这么忙着,非常充实地忙着,一直到三十下午的时候才可以收起砚台,洗涮毛笔,捶一捶他酸痛的腰。母亲和奶奶准备着过年的吃的。腊月三十这一天,母亲剥好白萝卜,拌上一点点猪肉,开始包饺子,这就是我们的年夜饭,吃完早早睡觉,就等着爷爷凌晨四点半叫我们起床接神放炮。估摸到了凌晨五点,父亲在爷爷的安排下,摆供品,烧香炉,给神仙磕头。我们兄弟五个给老天爷磕完头后就等着爷爷的一声令下,点响接神的鞭炮。只有此时,在鞭炮的劈里啪啦声中,父亲才长长地舒展了一下一年来疲惫的身躯。意味着我们这些儿子们又长大了一年,又过了一年。一

年一年,老大结婚了,还有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这可都得拿钱说话,年好过,日子难熬啊。后来长大懂事以后我才感慨父亲的年是煎熬的年;父亲的年,是无奈的年;父亲的年,是麻木的年。十岁的我怎能懂得大人们年,觉得没有新衣服穿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以至于都没有胆量出去和小朋友们玩耍,硬是在家里待了整整一天。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我也到了四十五岁父亲曾经的这个年龄,好在没有父亲那时候经济上的拮据,哥哥们自食其力,都在为美好的生活奋斗着。父亲也八十高龄了,我们都工作在外,平日常里好几个月甚至半年才能看望一次父母亲,也许是借口工作太忙,也许是借口家里琐事太多,每次过年,不是缺老老二,就是缺老三老四甚至我。说真的,到了四十五岁,我才发现我的确对过年没什么兴趣,不知道哥哥们是否和我有一样的感觉。

虽然我对过年没什么兴趣,但是年还是要过的。特别是父亲,尽管左右不了我们过年务必回家来,可年货早就准备妥当了。怕一个冰箱放不下吃的东西,又特意买了一个冰柜,万事俱备,就等着我们回家过年。现实是残酷的,条件是不允许的,父亲六十平方米的小房子怎能装下儿孙满堂的二十来口子。可是不管怎样,无论那家过来和他一起过年,父亲都会拉着孩子们的手,关心他们的学习情况,询问兴趣爱好。母亲则兴冲冲地走进厨房端出热菜,父亲高兴地拿出酒柜里的好酒陪我们谈着往事,迎着新年。

看着白发苍苍的父亲见到我们以及孩子们后脸上露出的甜蜜笑容,我心里不禁深深感叹:父亲的年,是期待幸福的年;父亲的年,更是期待团圆的年!



文 | 王杰

向新年说哈喽

冬去春来,时光不经意间飞快地流逝,大街小巷又开始响起了恭喜发财欢快的乐曲,火红火红的大灯笼,街道两侧色彩闪烁、火树银花……无处不洋溢着春节的气氛。

光阴稍纵即逝,仿佛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我们的年龄又长了一岁;仿佛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对于过年不再是一种渴望和喜悦,越来越多的的是回忆往事,所有的一切都归于平淡。

回顾一年,有收获也有遗憾。有家人团聚的暖心画面,也有留守儿童等待父母渴望的眼神;有望着丰收的喜悦笑容,也有艰难讨薪的心酸;有经过一年拼搏取得成就的喜悦,也有心存不满一事无成的痛心……

回顾一年,我们无需哽咽,在工作上取得成功与否,爱情路上有无收获,生活里是否迎来浪漫……我们无需对一段回忆至死不忘,该放弃的还需放下,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要轻装上阵去迎接新年的希望与梦想!

新一年征程的列车已在除夕的站口等候,我们需要整理好梦想的行囊,登上这已经鸣笛的列车。用崭新的心情与面貌去迎接新的一年,拥抱2018,说一声hello!



泛舟漓江

赵敏摄

## 擦玻璃

文 | 董敬伟

为了喜迎中国传统的佳节——春节,家家户户都要打扫卫生,为的是什么呢?就是干干净净过新年,来年有个好兆头。谁不希望自己或自家有个美好的明天呢?

擦玻璃就是其中的一项任务。一年了,明净的玻璃上斑斑点点,满是污渍,看着都堵心。按说平时就该勤着点儿擦,到了过年也不至于太脏,可大众化的托词是,都在忙正事,擦玻璃这等小事,压根就不在心上。但是过年就不一样了,以前不上心的“小事”,此刻就成了排在首位的“大事”。不是吗?我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同样,窗户就是家的眼睛,透过窗户看外面,视线清晰明亮才好。从外面看家,首先看到的就是窗户,而上面的“眸子”则是重中之重。铮明瓦亮的,忽闪忽闪的,一看就有灵气;模糊不清的,如痴如呆的,一看就萎靡不振。平时怎么都行,可到了过年,不讲究是不行的。

现在条件好了,许多人擦玻璃喜欢雇人擦,花个百十来块钱,不用自己上手,不用自己操心,不用消耗自己体力,好像一切都是现成的,一会儿工夫,搞定。我似乎属于那种守旧保守的人,凡事愿意自己动手。说舍不得,好像也有这样的成分,自己能干的事,为何让别人干?让别人挣了自己辛苦挣来的钱?而更关键的,还是喜欢那个过年的气氛。小时候看大人们擦玻璃,长大了自己擦玻璃,都能感受到过年一天天地临近,仿佛擦的不是玻璃,而是渐渐逝去的岁月,好的坏的,得意的失

意的,甜蜜的苦涩的,统统抹去,换一个全新的心情步入,那份期盼,简直幸福极了。

不多说了,还是择吉日选良辰,做自己该做的事。于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着手擦拭阳台上的玻璃。之所以做这样的安排,是因为阳台的玻璃大,不好擦,而且放了许多花,倒腾起来比较困难,我想先攻下这个“城堡”,后面的就都好办了。我俯下身去,先将右边的花慢慢挪出来,高大点的,靠后放一放即可,小点的,搬到卧室暂放。这样就腾出一个身位的空间,为我后面的“重头戏”创造了先决条件。的确是麻烦了点儿,但不麻烦就能做成事的又有几多?

透过阳台窗户上的玻璃,可以看到对面楼宇有的人家也在擦玻璃,而有的人家已擦得透亮。外面天气晴好,太阳不算耀眼,深邃无云的湛蓝色天空,为清冷的冬天增色不少。打开窗户,猛然感觉有点凉,但我很快便镇静下来,想着在这样一个难得的好天,要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不啻成就一项惊天伟业,而那纯洁无瑕的黑色眼眸,很快就会如天使般出现在我的眼前,顿时,心胸豁然开朗起来,几丝凉意,便又匆匆遁去。有点心急的我,搁置想象,快速拿起了布子……

## 太钢2018年“不锈之春”摄影比赛征稿启事

为推动新时代太钢高质量发展,展示职工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进一步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根据《太钢2018年“不锈之春”元宵灯会等活动实施方案》的相关安排,太钢工会、太钢新闻中心联合举办2018年“不锈之春”元宵灯会摄影比赛,具体事宜如下:

1、**参赛对象:**太钢职工及家属。  
2、**作品内容:**参赛作品以

拍摄太钢“不锈之春”系列活动为主,以元宵节社区灯会、群众文艺汇演为主要内容,突出反映广大职工热爱生活、文明和谐、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和精神风貌。

3、**数量规格:**参赛作品数量不限,作者需提供7寸以上样片,并提供不小于2MB的数字文件。作品背后附注作品名称、作者单位、作者姓名及联系电话。

4、参赛作品来稿一律不退,作品涉及的著作权、肖像权等法律责任由作者自负。获奖作品,主办单位有权在相关活动中使用。

5、比赛设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分别予以奖励。

6、比赛结束后,评奖结果将在《太钢日报》公布,部分获奖作品在公司宣传橱窗展出。

**截稿日期:**2018年3月10日  
**投稿邮箱:**太钢新闻中心

**联系电话:**2136595  
13934235382

太钢工会 太钢新闻中心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五日